



是兽？是人？是神？

科幻电影中的外星生命们

匡超

它们



即将在大陆上映的美国科幻电影《火星觉醒》中，秉承一贯的不作不死精神，一票科学家将来历不明的火星智能生物细胞带回空间站，予以深情的呵护和培养，希望驯化出一个人类的好朋友。至于结果呢，从电影预告片可以得知，可谓是愚蠢与凶残齐飞，血肉共残肢一色。

科幻电影中所出现的，具有一定智能的外星生物形象，几乎与电影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。以1902年梅里爱的《月球旅行记》中的“月人”为滥觞，此类形象可谓不可计数。究其本质，马克思对于宗教的伟大论断同样适用：“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

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，在这种反映中，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形式”。

这些外星智能生物，其实只是“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形式”的，对于人类心灵的映射罢了。由此，套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，其可以被粗略地分为“映射本我的外星智能生物”“映射自我的外星智能生物”和“映射超我的外星智能生物”三大类。

“本我外星智能生物”，是那些低等、偏执、不可理喻的外星敌人，它们映射着纯然的本能和欲望，代表了人格中动物性的方面。它们是人类的对立面，是人类潜意识中的恐惧的外化。其中最典型的，就是《星河战队》系列电

影中的虫族。它们生活在贫瘠荒凉的星球，受制于低等野蛮的社会形态，嗜血好战的同时，几乎毫无科学技术可言，除了“心灵控制”“电浆喷射”和“小行星攻击”等莫名其妙的巫术一样的手段，战争中唯一有效的武器，就是赤膊上阵血肉相拼的“虫海战术”。

在海因莱因本人编剧的这部划时代的作品中，即便不该意识形态色彩，虫族在各个层面上，也是作为联邦公民所具有的完美人格的对立面而存在的。说得更遥远一些，虫族所反映的，是深藏于智人的潜意识中，对于十万年前东非大草原上各类致命昆虫刻骨铭心的恐惧和仇恨。

“自我外星智能生物”，是那些在心智和文明程度上，与人类比较接近的外星生物，它们映射着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，代表了人格中社会性的方面。他们是我们的镜像，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奇幻式表述。他们才是一般意义上所谓的“外星人”，在科幻电影中的数量最为众多。可以再细分为三种。

第一种，可以称其为“邪恶敌对者”。包括那些科技程度也许较人类更高，但心智和文明程度却未必，与人类作对的敌人。例如《星际之门》中假冒太阳神“拉”的外星人，空有毁灭天日的技术手段，而不能推行仁政，最终导致了自己的毁灭；而《独立日》中的外星人，也是虽然掌握可以跨越星系的高级科技，却不能接受和谐共存的简单观念，必要将人类赶尽杀绝

而后快，同样也招致了自身的失败。顺便说一句，这两部电影都出自导演艾默里奇之手，这样的设置，恐怕并非仅仅是偶然。

第二种，可以称其为“中性的共存者”。指的是那些与我们一样，善恶兼备，复杂多变，如同我们的影子，甚至就生活在我们身边，成为了人类社会一部分的共存者。例如《黑衣人》中形形色色的外星定居者，《第九区》中的难民种族龙虾人，正是暗喻了移民社会及其现实而复杂的问题，几乎可以被称作是现实主义作品了。而在《黑衣人》的最后段落，当邪恶反派展现出本体原型的时候，从本文的分类法的角度来看，我们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：邪恶如它，终究还是必须成为一只大虫子。

第三种，可以称其为“善意的引领者”。

他们在各个层面上，向我们展示着世界应该成为的，更好的样子，试图引领我们走向乌托邦，或者说至少是更光明一些的未来的善意的外星人。电影中的这个群体非常巨大，可谓不胜枚举。例如《第三类接触》中为和平而进的星际音乐家，《ET：外星人》中外形和内心形成极大反差的童年挚爱（也许《银河护卫队2》中德拉克斯眼中的螳螂女就是这幅形象？），《深渊》中被受感动而取消毁灭人类计划的发光外星人，《阿凡达》中与自然母亲融为一体的人类文明之光那威人，《降临》中看穿一切依然跨越时空赶来营救人类的七肢桶，《童年的终结》中为人类带来科技和繁荣，受命引导人类文明走向更高阶段的监护种族卡瑞纳人等等。



祂们

“超我外星智能生物”，从伦理学、社会学甚至是物理学角度上来看，都是至高无上的存在，映射着超我的神性，代表了人格中道德理想的方面。祂们可以说是引领者的升级版，是终极的掌控者，是心灵的本原，是我们所追寻的神性的载体，祂们就是“道”本身。

例如《2001：太空漫游》中人类进化下一个阶段的能量生命形态，《童年的终结》中宇宙智能生物进化终极的宇宙精神合一，都是祂们的体现。这类形象在科幻电影中并不多见，上述例子也是同出于克拉克的笔下。

究其根源，也许正是因为过于接近宗教和神学，远离了一般观众的审美接受习惯。诚然，先进的科技在起初都很像巫术，但是如果因此就放心大胆地把一切巫术都阐述为先进的科技，未免失其路径。当观众坐在电影院里，看着银幕上的一束光芒席卷宇宙的时候，两种解释比较起来，“这是大爆炸，是宇宙的开端”和“这是柏拉图所说的宇宙灵魂的开端”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还是前者更像一部科幻片。

图片来源于网络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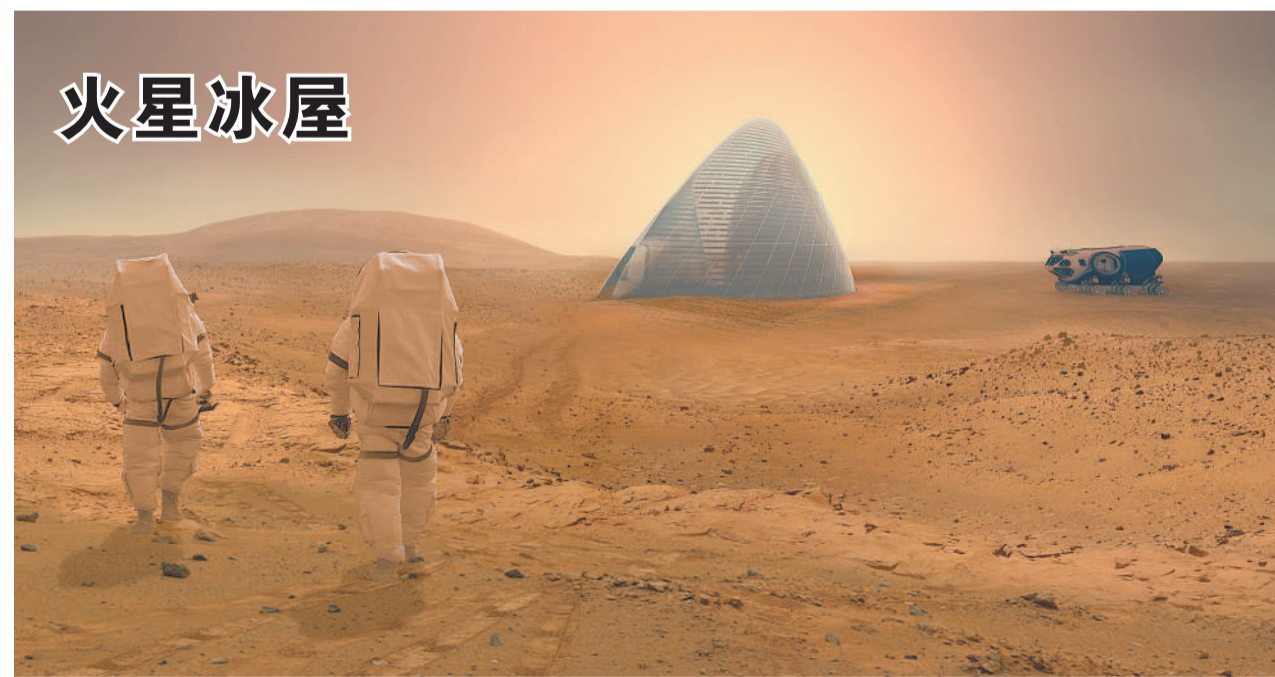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

创视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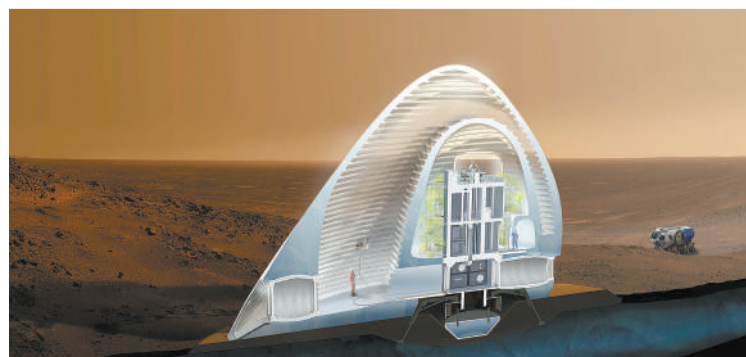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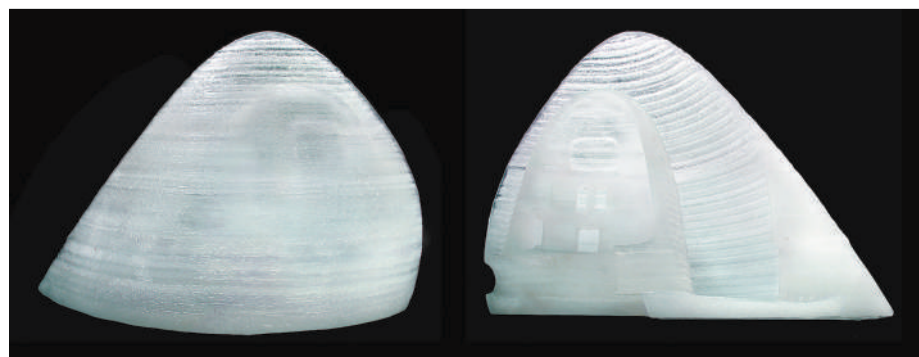
假如人类登上了火星，并且想多住几天，住宿问题如何解决？前卫建筑设计机构 Clouds AO 设计出的房子可能会超乎你的想象——火星冰屋！对，你没听错，火星上缺水，但是却存在大量的冰层，该机构设想利用这些冰资源，用3D打印技术制造出一个可供4位宇航员生活的火星冰屋。冰屋呈鱼鳍状，上面覆盖着一层ETFE薄膜。

此前比较常见的设想是在一种充气的穹顶上覆盖一层火星土壤。这样会使居住环境非常幽暗，宇航员的正常活动和心理健康都可能受到影响。因而该机构认为，半透明的冰屋设计更具人性化。

图片来源于网络 Clouds AO



火星冰屋



微科幻

雨丫

康乃馨

“雨丫，过来，到这里来！”

我挥着手，高兴地在床上跳着。我很喜欢这个新家，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兴奋，当然更重要的是时隔十多天终于又见到雨丫了。它显得和我一样兴奋，轻轻一跃跳到了床上，绕着我转了圈，还不时用它那柔软的绒毛摩擦我的小腿，这感觉真好。

我高兴地抱起了雨丫，听着它粗粗的呼噜声。那声音听上去比之前还要粗壮，妈妈说那是因为它长大了。它已经跟了我四年了，这四年间我就没怎么出过房间，因为疾病让我几乎只能呆在家里。而雨丫成了我唯一的陪伴，爸爸和妈妈工作忙的时候，只有它会陪着我。

“知道吗？我给你带了你喜欢吃的，你看！”

说着我翻开了我的小包，拿出了几天前就特意给它准备好的糖果。雨丫显然很兴奋，它舔着我的手指，然后一颗一颗地吃着，像是好久没有吃过一样。

“雨丫？你最近过得好吗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把你带走这么久，妈妈说你不能适应新家，所以让你先过来这里住。没有你的这几天我都伤心死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我一边说着，一边摸着它柔顺的绒毛。它和别的雨丫一样，大大的眼睛，金黄色的绒毛，只是左耳上有一小块黑色。听说这个社区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只，可惜我不能出去，要不然就可以带着它出去交个朋友了。不过它们好像不用出门也能互相交流，因为它们那独特的鸣叫声。雨丫不是鸟类，但我习惯于称它为鸣叫，因为那声音很美，就像一只鸟在唱歌。

可是，一阵紧急的电话声传来，打断了我们短暂的幸福时光。

“妈妈？”

“快戴上口罩，妈妈一会儿去接你。”

“妈妈，我在家里，不需要口罩的！”

“快戴上，今天的雾霾太大了，新家的空气仍然不太合格，你太脆弱了！听话，我一会去接你。”

我听话地戴上了口罩，我知道妈妈都是为了我好。从一出生我就生活在这个城市，这里一年中大约有1/4的天气会有很重的雾霾，而我脆弱的肺部总是在雾霾最重的时候犯病。不过后来也听说有很多人像我一样，生同样的病，只能呆在空气清洁的屋子里。这倒没什么，我已经习惯了独处，更何况我还有雨丫。

还记得妈妈第一天把它买回来时，那场景我永远也忘不了。我们拆开了包装盒，雨丫从盒子中探出它毛茸茸的脑袋，用惊恐的眼睛看着我。那时它还很小，只比手掌大一些，呼噜声也很小，甚至很少会发出鸣叫。

不到半个小时妈妈就冲了进来，脸上也戴着厚厚的口罩。她不容我收拾东西，就急匆匆地让我穿上衣服马上跟她走。

“我们去哪？”

“先回我们之前的家，过几天我们再搬过来，这里空气还不行。”妈妈回答着，已经把行李全都搬到了门口。

“雨丫呢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吗？”

“不，它就呆在这里！”

我没有哭，没有像上次他们带走雨丫那样哭，因为我知道那没有用，妈妈的决定是不会改变的。我回头望着雨丫，它就像那样直直地站在床上，眼睛中闪着泪光，呼噜声离着几米远都能听到。它也看到了我，看到了我伤心的眼神，于是开始用嘴巴吹床边挂着的气球。它只能用大大的一口气就把气球吹到我比它还大，这个节目总是能让我不由自主地笑起来。

来到楼下时我才知道，外面的世界已经被雾霾包围，我甚至看不清我家的车牌号。但对面楼里一个雨丫的鸣叫声仍然传了出来。一声，两声，渐渐地整个小区的雨丫都开始鸣叫，包括我家的。它们习惯于这样交流，这种场面几乎每天都会发生，那声音是那样的动听，能够穿过浓雾直达你的内心。

两天以后，等这场雾霾轻了一些，我们才再次回到新家。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打开门的一刻，因为一股浓重的霾扑面而来，妈妈的第一反应就是给我戴上口罩，然后满屋寻找着雨丫。

我们在床边找到了它，已经奄奄一息的它。我扑了过去把它抱在怀里，看着它已经不能完全睁开的眼睛，感受着它仍然粗壮却不再有力的呼吸。

“妈妈，雨丫怎么了？”

“它要走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”我大声喊着。

“我们也得走了，你不能呆在这里。明天，我会买一只新的雨丫给你，过几天咱们再回来。”

妈妈用慈祥的眼神看着我，而我却再也忍不住眼泪大哭了起来。我记得雨丫陪我度过的每一天，它陪我写字读书，陪我吃饭看电视，陪我在寂静的长夜一起入睡。我不想失去它，我已经失去过一次我的猫，我以为它会一直陪着我。妈妈没有阻止我，就让我那样一直抱着它，直至那呼噜声越来越弱，渐渐地消失了。

妈妈用原装的包装盒把它装了起来，我这时才注意到，其实它根本不叫雨丫。包装盒上清楚地印着“霾丫”两个字，也许是它来的时候我才八岁，还不认识那个霾字，所以就简单地叫它雨丫。现在，已经认识很多字的我，渐渐读懂了盒子上的说明书。我终于明白了，是科学家们通过基因技术制造了雨丫，它们的使命就是让空气变得清洁，它们用强大而独特的肺部去吸掉空气中所有人类不需要的东西，它们替换了原始的、噪音很大效果却不理想的空气净化器，然后让自己的喘息声变得越来越粗壮，每时每刻都从来没有停止，直到连它自己都不能承受。

一声，两声，整个小区的雨丫都开始鸣叫起来。我想我终于知道了，当它们集体发出美妙的鸣叫声时，并不是互相在交流着什么，更不是在为谁歌唱，而是有一只同类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，这个肮脏的世界。

起风了，阳光照了进来，雾霾已经完全散去，但我知道，它还会再来的。



图片来源于网络